浪花朵朵

■ 毛琴芳

第一朵

每天早上,我起床刷牙洗脸时,父母亲总会在客厅沙发那里坐着,风扇呼呼刮,他们低声闲聊。

“你知道吧,那个老王好久不去小区里的公共茶室下棋了。”“为啥?的确,感觉都有半年了。”

“好像听说他跟谁因为下棋打架了。”……

我耳朵里听着,手在脸上涂抹着保湿霜。这个场面,几乎每个早晨都会发生,我早就习以为常,甚至有时候还嫌他们声音高,吵了清晨的安宁。

那一次,母亲又一次重病去了医院,父亲跟随陪同。我早晨推开房门,客厅和厨房都暗睡着,打开所有的灯,站在洗脸池前跟往常一样洗漱,家里很静,静得只听到我的刷牙声,吐水声,水龙头放水声,还有拧面霜盖子的声音,而这些声音,以前的我从没有在意过。我转头看向客厅,相邻的两张沙发上空空荡荡,它们靠着墙,又像两条铁兽的脊背,蛰伏着,静默着。

原来,没有父母的沙发,柔软中蓄满了失落。

我一边涂着面霜,一边走过去,坐在父亲和母亲常坐着的那个位置,抬眼望向洗脸池,竟发现可以从水池最左边处的镜子里看到刚起床,跟我站着同样位置在洗漱的孩子正面。

我心中涌动着不知名的情绪,每天早晨我的父母亲他俩一边聊天一边看着我,大概是在看我昨晚睡没睡好,看我心情好不好,脸色怎么样?难怪,有时候母亲会对父亲说:“去,帮她杯子里放几片西洋参。”

父母对子女的爱,是无声又细腻的。我靠在沙发上,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:今天要去单位请假,照顾母亲。

第二朵

周末的早晨最让人惬意,我从睡梦中醒来,习惯性拿起手机,看看时间,看看天气和温度。随着年岁的增长,早醒已成为每天不可撼动的顽疾,时间指向五点十三分,我轻叹一口气,再睡着几乎是不可能了,通常这

个时候我会打开手机瑜伽视频,在床上跟练一会儿。等身体舒展了,就起床。

但周末,我可以肆无忌惮地赖个床,而且,等孩子醒了后,他会来我房间跟我聊天。

孩子扯过被子,并把头深深地埋进我的枕头里,闷声闷气地说:“嗯,好柔软,好舒服,全是妈妈的味道。”我哈哈大笑,伸手去抱他。开始闲聊起来:“已经是白露节气了。那句话怎么背的?”“秋处露秋寒霜降,白露之后是秋分。”孩子立刻答道。“是啊,那再过二十几天就要寒霜降了,就要冷了。”我扯扯被子,把他露在外面的手臂盖上。

“啊,白鹭,你是一首诗,一首精巧的诗。色素的配合,身段的大小,一切都合适宜……白鹭实在是一首诗,一首韵在骨子里的散文诗。”孩子挣脱出被窝里的手,一边做着手势,一边无比流利地背完了一篇课文。

我惊喜地看着他,他装作无知:“咋了,你不是说白露么,我就给你背一首白鹭啊,怎么样,我厉不厉害?”笑容已经从他的嘴角溢出,我表扬了他,然后我们一起枕着同一个枕头,玩了一局手指算数游戏,无一例外,我又输给了他。

我们又一起做了仰卧起坐,他快我慢,我装作很难受的样子,他鼓励我说:“没事,你是妈妈,我是孩子,我会更灵活一点,你多练练就好了。”

是的,每个周末的早晨,我都和娃一起在起床前闲话一会儿,这已经成为周末起床前的必备科目,尤其是冬天,起床真的很需要勇气,这样的闲聊就更能够让彼此充满力量,一气呵成元气满满地掀开被子。

在无数平凡的上学和上班日子里,这无疑成了我和娃的心灵治愈系的浪花,每一周都轻拍着我们用更好的自己去迎接明天。

第三朵

又是一次聚会,我们从曾经年少的相知到如今的常聚,一起走过几十年,人生在世,能得几个几十年不散的朋友,实为不易。如今我们皆已黑发里面藏

地的红砂石,桥身呈拱形,中拱套小拱,共7拱。优越的视野可以远眺全镇,将人、江、桥、楼……一并框进画里。桥下的浅滩和石墩错落,让人能轻松跨越到白沫江中心。万福桥栏杆上的十二生肖像个个惟妙惟肖,以渐渐暗下去的暮色、平缓流淌的白沫江和幽幽远山为背景,用大光圈模式拍下它们,回看照片,历史之沧桑感与时间之遥远感呼之欲出。古桥就是夹关的灵魂,穿梭其间,仿佛连时间也慢了下来,恍惚间,感觉自己似徜徉在江南。

继续溯白沫江而上,拐过一小片竹林,一座仿古的风雨廊桥兀自跳出来般陡然出现了。它仅用一个大拱便横跨了白沫江,把科技的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廊桥桥面呈弧形,欲上桥,需爬二三十级台阶,颇有登堂入室的庄重感。廊桥把现代桥梁工艺与古桥造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,它高标般独立存在,竟又与那三座古桥和谐统一。古镇

白发,却仍不时相聚,谈笑风生,恍如昨日。

还记得初识时,我们皆是青涩少女,眉眼间尚存稚气,课余饭后,常聚于校园一隅,谈以后谈理想,也窃窃私语些女儿家的小心事。那时的言语,如今想来多么地怀念啊。

岁月流转,我们各奔东西。求学路上,我们曾短暂地失联,各自为着理想目标在不同的城市努力着,但心中常念叨着从前。

后来,我们重逢了,约定常常相聚,珍惜光阴。每次相聚,总不免感慨时光飞逝,眼角的细纹,鬓间的改色,都是岁月留下的印记。我们谈家庭,谈事业,谈健康,话题越来越务实,却也不失当年的诙谐。有时一人说起最近烦恼,其余几人便七嘴八舌地出主意,仿佛又回到了少女时代,只是多了几分人生的体悟。

我们互相鼓励,互相帮助,互相吐槽,互相安慰,我们感慨这些年的生活,都各自在喜怒哀乐间走走停停,心中涌起种种暖意。

这几十年的情谊,早已不需刻意去维系,一个表情,一个符号,一个眼神,就知道彼此的意思,就像一壶老茶,初尝略涩,回味却甘醇悠长。

有道是:人生得一知己足矣。而我竟得三四,太有幸了。

结语

亲情友情爱情,无论哪种,都是这世界上值得拥有的情感。

临睡前,推窗望月。月色如水,洒在窗台上,清辉冷冷。想起生活中的种种拥有,真实而温暖,深吸一口夜气,清凉沁人,一日烦恼,尽皆消散。

生活之流,浩浩荡荡,浩荡中会不时溅起些浪花,晶莹剔透,也可能转瞬即逝,却能在人心中留下久久不散的涟漪。这,便是幸福了。

生活之海浩瀚无垠,幸有这些浪花点缀其间,使航行不再寂寞。愿你我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,捕捉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美丽,让心灵始终沐浴在幸福的微光之中。

既要保持它本真的韵味,也要跟得上时代的车轮,廊桥完成了保护与传承的历史使命。

不同于多数古镇的被过度现代化开发,夹关古镇的夜安静得让人一夜好眠。晨起,从民宿四楼的露台望下去,才发觉头晚上居然下了一场大雨,昨日清澈碧绿的白沫江变得浑黄,水位上升,几乎快没过永寿桥和庆元桥。太阳将出未出,东方的天空一片微黄,黄中泛红。晨雾缭绕,那红红黄黄的光芒正在朝山、水、桥、民居的每一个角落流淌漫漶。那种美让你在拍下美照后根本无需使用暖色调滤镜去修饰,大自然的光影本就如此真实而有质感。

远处的桥上,有人在望水听水,他们大概如我,也是偶然闯入的外地游人。有人背着菜筐匆匆过桥去,显然,他们是本地赶早市的人。夹关新旧古桥之美,真的带给异乡人惊喜,也真的是原住民休闲生活的最佳注脚。

三打茶馆墩:一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

■ 魏鹏飞

茶馆墩地处我市开发区前马陵自然村与后马陵自然村之间,东临镇丹公路,为军事交通要冲。1938年8月,日军派遣一个小队兵力,并协同三十余名伪军占领该地,设立据点,严重威胁周边抗日游击活动的开展。为扩大抗日力量,新四军茅山根据地决定拔除该据点。

1942年冬农历腊月初八傍晚,新四军老六团二营武装部队秘密进入前马陵村隐蔽,并于当晚向茶馆墩发起突袭。日伪军凭借地势居高顽抗。新四军以掷弹筒轰击墩顶碉堡,火力覆盖墩周,最终俘获伪军头目陈小金,有效打击了敌伪气焰。

吃了亏的敌人派增兵把守,次日夜间,新四军镇丹县大队发起第二次进攻。副县长江辅华指挥三挺机枪占据民房屋顶制高点,压制碉堡火力,四名游击队员顶覆稻草、手提火油桶试图冲锋烧毁工事,遭敌密集火力阻

瓜棚里的夏天

■ 姜锁平

在人生的长河里,往事多如沉沙,被时间悄悄淘走。唯有少年时那个瓜棚里的夏天,像一粒被井水浸过的黑籽,埋在土壤深处,一遇到暑气便偷偷发芽,年年返青。

那年午后,太阳像一块烧红的铁,悬在村后土路上,尘土滚烫。那时十一二岁的我们,赤着脚踩得沙粒啾啾作响。花猫那件洗得发黄的汗衫被汗水贴在背上,像一张揉皱的糖纸;同伴周剥皮手里的半截竹竿,在空中来回乱划,仿佛要把暑气劈开。我们的目的地,是村里老汪那两块躲在玉米地后面的西瓜田。

老汪其实不老,四十出头,只是头顶早谢,像一块被岁月啃噬过的荒地,于是,村里人都习惯称呼他为老汪。老汪种瓜的手艺却是全村第一,瓜秧一落地,就像被他粗糙的掌纹施了咒,藤蔓疯长,墨绿的叶子遮天蔽日。从秧苗刚冒尖开始,我们就“惦记”了老汪这片瓜田。花猫第一个发话:“等西瓜成熟了,咱们弄一个,一人一半。”他舔舔嘴唇,像在回味去年偷摘的酸杏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一口甜,足以让三个小脑袋挤在一起,密谋整个夏天。

记得那天,我们猫着腰钻进玉米地,玉米叶子边缘的锯齿割得手臂生疼。透过缝隙能看见老汪的守瓜棚——几根竹竿搭起的三角瓜棚,上面盖着发黄的油毡。瓜棚里传出鼾声,像一台漏风的老旧风箱。我们屏住呼吸,花猫打头,周剥皮殿后,我负责抱瓜。当指间触到冰凉瓜皮的瞬间,让我打了个哆嗦,像摸到了一条潜伏的蛇。瓜蒂“咔嚓”一声断开,我们撒腿就跑,心跳像被撕裂的豆荚,啾啾炸开。

不敢回家,怕被父母知道,我们躲在村后的一个小树林里。找来的半块砖头砸下去,西瓜裂成三瓣,白瓤上挂着几粒淡粉色的西瓜籽,像没长开的乳牙。生瓜的涩味在嘴里炸开,我们却嚼得津津有味,连靠近瓜皮的部分都啃得发白。花猫抹抹嘴:“明天得挑个熟的。”

第二天中午,我们刚探出玉米地的叶子,老汪就站在瓜棚门口招手。阳光在他头顶打着旋,像一面小心的镜子。那一刻,我的腿软得像煮熟了的面条。花猫的脸唰地白了,周剥皮的竹竿啪地掉在地上。我们弱弱地挪到老

击,不幸全部牺牲,战斗陷入僵局。

农历初十,茅山新四军警卫营发动第三次进攻。部队抵达前马陵村时,日伪军已获风声撤离。新四军随即动员群众搬运据点物资,并于碉堡及墩下庙宇中堆积柴草,浇灌火油,将敌据点彻底焚毁。

日军受挫后企图报复。数日后,新四军四十七团于后马陵村至黑桥段的镇丹公路夹沟两侧设伏。傍晚,两辆日军兵车由镇江方向驶入伏击区域,遭猛烈火力袭击,车辆起火,歼敌十余人,缴获机枪、掷弹筒等武器装备。同时,游击队动员群众破坏路面约十公里,拆毁木桥两座,切断黄陵砖桥及日军电话线路,重挫其交通运输与通讯能力。

这段抗战历史深刻体现了军民同心、英勇抗敌的精神。如今,茶馆墩一带已成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,继续传颂着这段红色记忆。

汪跟前,影子被太阳钉在沙土里,浓缩成三个愧疚的墨点。

老汪却笑了。他弯腰从瓜棚里拖出一个滚圆的西瓜,刀背轻轻一磕,“嚓”——红瓤裂开,汁水顺着他的指缝往下滴,在沙地上洒出深色的小圆。“昨天那个瓜没熟吧?”他递给我们三把铝勺,“今天这个甜。”勺子挖下去的瞬间,我心里“咯噔”一声。花猫吃得满脸通红,周剥皮的鼻尖沾着黑籽,我挖下一勺,含在舌尖,像含住整个夏天的秘密。那一勺红瓤,像把整个瓜棚里的夏天,舀进了我们怦怦直跳的胸口。

第三天,我们再出现时,老汪的眉头挑得老高。当听到“我们是来看瓜的”,他笑得眼角的皱纹像田垄一样排开。那天下午,我们学老汪的样子,把耳朵贴在西瓜上用轻轻地拍着听——“咚咚”是生,“噗噗”是熟。花猫拔草拔得最卖力,周剥皮用竹竿挥赶走啄瓜的鸟,我蹲在田埂上,把滚落的西瓜一个个抱回垄间。太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,像三根新生的瓜藤,悄悄缠上了老汪的瓜地里。

那年整个暑假,午后的瓜棚俨然成了我们的据点。老汪回家午睡时,窝棚里会留下半个切好的西瓜,用粗布湿毛巾盖着。我们不再偷瓜,却吃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安心。有时老汪提前回来,看见我们蹲在田埂上啃生玉米,就会笑着摇头:“小崽子,瓜比玉米甜。”开学前一天,我们帮他站完最后一班岗,傍晚,老汪用木板车推来三个箩筐拉藤瓜,挨家挨户送到我们家门口。我母亲疑惑地拉着老汪的手,非要塞给老汪两个腌咸鸭蛋,他摆摆手:“孩子们帮我守了两个月瓜,应该我谢他们。”

如今,我们三个“皮猴”已年届花甲,而老汪和他的瓜田也早已成了记忆。可每到夏天,我还是会常常想起那个被砖头砸开的生瓜,也想起老汪递来的铝勺,想起我们三个把草叶别在耳后,装模作样充当“瓜田卫士”的午后时光。

原来,真正的甜不在西瓜里,而在老汪的皱纹里;原来,最长的藤蔓不是瓜藤,而是从他掌心伸出的那份信任。那年夏天,瓜棚替我们保存了一整个童年的体温;而老汪,替我们保存了一整个世界的善意。